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大家可能都知道弗朗西斯·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家、哲学家。但我在翻译《培根随笔全集》的过程中,发现他其实对植物,甚至对造园的艺术,也有很深的了解,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关心抽象问题的哲学家。除了哲学、宗教、科学问题外,他还对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军事等与治国治世有关的学问有兴趣,对生活艺术也有研究。他的兴趣无所不包,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伟大人物的特点,比如列奥那多·达·芬奇。

在《随笔集》里,培根专门写了《论花园》这一篇。他对文中所写的理想花园的设想,细致到这种程度,甚至对脚下所踩踏的植物,也有特别的指示:“那些被人践踏并压碎,而不是在人经过时在空气中放出极为悦人的香气的,有三种植物,即小地榆、野百里香和水生薄荷。因此,你应当在园中小径上种满这些植物,以便在散步或践踏时享受这种快乐。”由此可见,培根真是一位生活艺术家。

他理想中的花园,要一年四季有花可看。而在严寒,至少也要有常绿植物的叶片可以欣赏:“为了十二月、一月和十一月的下半月,你必须种一些一冬常绿的植物,比如冬青、常春藤、月桂、杜松、柏树、紫杉、结球果的松树……,还有橙树、柠檬树和爱神木,如果有温室给它们用炉子加温的话。”这里“结球果的松树”,培根的原文是“pine-apple trees”。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翻译问题。学过一点英文的人可能都知道,pineapple指的是菠萝,又叫凤梨。为什么我要把它译成“结球果

的松树”呢?老的《随笔集》译本,又把它译成“波罗蜜树”。

这就涉及一点关于植物的原产地知识了。英国是一个高纬度国家,冬季寒冷。所以培根在写到常绿植物的时候,前面提到的,都是一些耐寒植物,如冬青、柏树、紫杉等。而

培根与植物

谈瀛洲

菠萝是原产南美洲热带高温地区的植物,把它和这些耐寒植物罗列在一起是不合适的,而且露天种在花园里也很快会被冻死。培根是个仔细的人。他在提到原产温暖地区的橙树、柠檬树和爱神木时,特地指出冬季要有温室给它们加温。pine-apple tree 要真指的是菠萝的话也应该和橙树、爱神木等放在一起,怎么会把它和柏树、紫杉放在一起呢?

所以,培根在这里所说的 pine-apple tree,指的就是 pine(松树),而 apple 指的是松树的球果。英国学者 Brian Vickers 在给《随笔集》作注时,也把它解释为“pine trees, bearing cones”。我就把它译为“结球果的松树”。所以,做翻译真是需要各方面的知识,包括对植物的知识!

至于波罗蜜(现在多写成“菠萝蜜”),则是另一种从印度、东南亚传入中国的热带果树,和菠萝又不同。在英文里它的俗名叫 jackfruit。所以把 pine-apple tree 译为“波罗蜜树”完全是误译。

翻译《论花园》这篇还有一个困



难,那就是里面提到的植物名称很多,而且用的都是英语里的俗名。用俗名会产生这样两个问题,那就是同一种植物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,或者是同一个名字会被用来指几种不同的植物。在《论花园》里主要碰到的是后一个困难。

比如培根在写到三月份的花时,提到了 violet。查词典的话,这个词既可以指堇菜花,也可以指紫罗兰。但他在写到四月份的花时,又提到了 stock-gillflower。这个词是专门指紫罗兰的。他不可能在两个地方,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指同一种花,所以我就把 violet 译为“香堇菜”(因为培根在后面又提到,他所说的 violet 是特别芳香的那种),stock-gillflower 译为紫罗兰了。

关于紫罗兰的麻烦还没有结束。在提到七月份开的花时,培根又提到了 gillflower,这个词既可以指紫罗兰,又可以指康乃馨。到底是指哪种植物呢?有的译者译为紫罗兰,我觉得这就错了。这涉及到关于植物生性的知识:紫罗兰畏热,不可能在夏天开花。在上海,冬天的绿化带里只有少数花在开放,其中就包括紫罗兰。英国比上海冷,紫罗兰四月开花是对的。康乃馨不那么畏热,花期也较长,在七到九月间,所以七月开花的应该是康乃馨。

尽管是一个简单的植物译名,背后常常也有许多的考证功夫在那里。我算是一个对许多种花卉都相当熟悉的一个养花人,但翻译这篇文章时也感到相当烦难。译者的力气,常常花在读者看不出来的地方。

一次飞机上我在看《雅舍忆旧》,邻座的女士正巧在看《雅舍谈吃》。这类书在火车飞机上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

梁实秋的祖父曾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开过一家厚德福菜馆,主营河南菜。“北人惯怜江南好,身在湖山未觉奇”。河南菜在晚清民国的崛起和当时袁氏当国密不可分。梁夫人程季淑精于烹调,其女文蔷回忆道“我们的家庭生活乐趣很大一部分是‘吃’,妈妈一生的心血劳力也多半花在‘吃’上”。

《雅舍谈吃》我读的版本是九歌文库 2009 年增订新版,前有美食家朱振藩序,又有梁实秋自序。后有梁文蔷的《谈〈雅舍谈吃〉》。梁文中提到的美食名店,书中都有专栏介绍,并且配有各类美食插图。这样的编排给全书增色不少。

作家写美食无外乎怎么烹饪、怎么品味之后便是文学历史风俗掌故中关于吃的内容。这些《雅舍谈吃》都有。

第一篇写的美食就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“西施舌”。开篇引用郁达夫 1936 年写的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一文,提到了周亮工《闽小记》中的记录。周亮工的《印人传》《赖古堂印谱》是篆刻界的经典,《闽小记》是其宦游闽地所作的笔记。郁达夫提到“《闽小记》里所说的西施舌,不知道是否指蚌肉而言,色白而腴,味脆而鲜,以鸡汤煮得适宜,长圆的蚌肉,实在是色香味形俱佳的神品”。梁文中说的“西施舌”并不是蚌肉,而是一种蛤,产浅海泥沙中,故名“沙蛤”,壳长十五公分左右,作椭圆形,水管细长,伸出壳外,其状若舌。“西施舌”京津地区也有。想到另一种美味即生蚝,也有一个雅号曰“太真乳”,足与“西施舌”相媲美。

梁实秋生在北京自然对北京美食如数家珍,而北京美食首推“北京烤鸭”,那时叫“北平烤鸭”。梁文提到“全聚德是专门卖鸭的菜馆,便宜坊则是酱肘子铺,在里面亦可吃烤鸭。便宜坊创立于永乐十四年(1416 年),为焖炉烤鸭的龙头,嘉

靖三十年(1552 年)杨继盛弹劾严嵩反遭诬陷。下朝来闷闷不乐,饥肠辘辘,走到菜市口米市胡同,忽闻香气,见一酒肆而饮。吃了这家的烤鸭后盛赞“此店正真方便宜人,物超所值”。

“两做鱼”是河南名菜,主料为黄河鲤鱼。黄河是大患,历史上七次改道,清置河道总督管理此事,是为肥缺,这使得豫菜大行其道。豫菜以开封为中心,其次是洛阳。到豫菜馆里先送一碗“开口汤”,鲜美异常。同为老北京的邓云乡在《云乡话食》里也对此念念不忘。客人点了“两做鱼”后,伙计把一尺多长的鲜鱼拿到食客面前,猛掷触地,活活摔死。

至于美食的价格,《雅舍谈吃》中也有提及。一九二六年夏北平东兴楼(创立于光绪二十八年,坐落于东安门大街北,为北京八大鲁菜馆子之一)燕翅席一桌十六元,当时小学教师月薪三十余元。是年,二十八岁的张大千推出他的首张润例即四尺作品为三到四元。那次梁实秋在东兴楼吃的燕翅席定了三十元一桌。

《雅舍谈吃》中还有浓浓的思念。“狮子头是雅舍食谱中重要的一色。最能欣赏的是当年北碚的编辑同仁萧毅武先生,他初学英语,称之为‘莱阳海带’,见之则眉飞色舞。化成客死异乡,墓门早拱矣,思之恍然”。还有“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,实在想念。近有客自北平来,说起糖葫芦,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”。

梁文也提到上海美食。“上海沈大成、北万馨、五芳斋所供应的早点汤包,是令人难忘的一种。包子小,小到只能一口一个,但是每个都包得俏色”。这里提到的三家点心店今天还在,但是都不是以售卖汤包闻名。其中北万馨现在叫“北万新”是一家十分平常的饮食店。

有记者问梁实秋,您为什么对饮食这么有研究,梁答“只因我连续吃了八十多年,没有间断”。梁实秋是有福之人。

梁实秋的吃福

施之灵

过去已去,专注前方

叶孝忠(新加坡)

下载了适合在路上听的音乐,带上了野餐用的小桌子和凳子,泡了一壶热咖啡,准备了水果和三明治,可以上路了。

每一种交通工具,都有自己的节奏,因而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景。最完美的旅行,可能是几种节奏的混搭。想慢下来的时候可以走路,风景也因为速度的不同有了变化,而采用自驾,或许是最适合那些不想有太多计划,想出发就出发,说走就走的旅行者。我如果醒得早,看天色不错,可能有完美日出,就有开车出门的冲动,去寻找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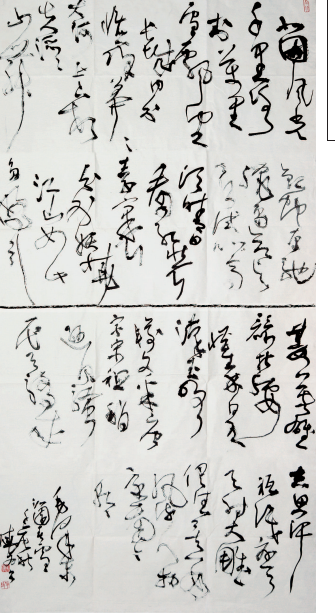
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发

现,有风景的地方,通常交通不方便,时间又不够用,开车自驾往往是唯一也是最佳的旅行方式。在天地之间,掌握着方向盘,如骑着奔腾骏马,每一个转弯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。路如天空,没有尽头地宽下去,延伸至天涯。窗边流逝的风景,犹如握不住的时光,一再重复其实时时刻刻都不同。看见有漂亮的湖,甚至是一棵开满了花的树,或在夕阳晚霞即将降临的戏剧性晨光停下车,好好欣赏突如其来风光。自驾游的乐趣,就在于享受那片刻难得的随心所欲的自由。能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抵达风景,就是一种自由,多出来的时间,可以用来做很多慢悠悠的事情,比如看日出。

杰克·凯鲁亚克对公路游深有体会,不然怎么会写出:“我身后已经无一物,所有的都在前方,在路上。”这句不就是自驾游

的最佳注脚吗?

过去的都过去了,现在就专注于前方。Road Trip 在中文世界经常被翻译成自驾,强调开车的形式,但硬邦邦,一点都不浪漫,感觉少了点什么,也没有点出,路才是这种旅行的精髓所在。新加坡虽然小,交通也不全然的四通八达,还是有一些地方,犹如远方,搭乘公共交通还是不方便,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,新加坡的最远方,往往只需要少过一小时的车程就能抵达,马上遁入无人之境。岛上有几条路,确实是蛮漂亮的。我个人最喜欢的莫过于西北部克兰芝一带,这里散落了不少有趣的景点和餐厅,有大自然的野趣,如双溪布洛自然保护区,也有历史的韵味,



(书法) 严晓为

如克兰芝公墓等。开在林厝港和克兰芝弯弯曲曲的小路上,偶尔会让我忘记自己身处新加坡,风景最辽阔处是克兰芝蓄水池公园,水坝一边是新山,一边是平静的蓄水池,用眼睛就能出国。沿着林厝

港路开,其中一段靠近登加空军基地的道路笔直而宽敞,在需要的时候,这条马路也能摇身一变成为飞机跑道。有趣的是,军用机场的对面就是鸡场,这时候摇下车窗,或许能闻到平时在城市难得一闻的味道,增加旅游的乐趣。如果有时间的话,可以开入南洋理工大学,沾染些许大学的青春气息。这一带还有不少另类景点,靠近 Jalan Bahar 一段就有华人、马来、基督教徒,甚至是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坟场。有时间的话,可以继续往西开,到大士的莱佛士游艇俱乐部,这里有个颇为上镜的灯塔,还能眺望到第二通道及柔佛南端的高楼群,还收藏了新加坡最美的日落。

我特别喜欢汤申路中段和万礼路一带,由此拐入旧汤申路,沿着小路蜿蜒前行,这里也是印度尼西亚叶猴活动的区域,如

你笑起来太迷人

庄木弟

长长柳巷
明亮大眼睛
小小的酒窝
你笑起来太迷人
多么纯洁
多么温柔
带着几分青涩
如柳一样的朦胧
似花一样的热烈
吹过柳巷
吹皱春江的风

你曼妙身姿
连同纤纤新柳
定义了春天的气息
你笑起来太迷人
来自何方
去向哪里
你笑起来太迷人
过去了多少年
每当想起
总想把你写成一首歌
轻唱如诗的回亿

果幸运的话,可以邂逅这些萌态十足的小精灵,所以记得放慢车速,虽然在上一世纪 60 年代这里可是新加坡大赛车的赛道。拐入去往贝雅士蓄水池上段的道路,前方的路有不少弯曲起伏,风景的角度也变得更为悠远而深邃,每次开车经过这里,都不忍

心太快经过。如果愿意起早呼吸纯净的空气,建议你清晨 7 点钟前来,甚至可以带上热饮料和小点心。人生如戏,需要道具,偶尔换一个心态、角度和布景,所感受到的风景就会截然不同。早上天未亮的光线特别丰富,中学作文课里经常使用雾气氤氲,就躲在茂密林间,凶猛阳光尚未登场的时刻。

沿着东海岸高速公路上薛尔思桥,这是一条适合眺望新加坡城市景观的道路。摩天轮、滨海湾、玻璃花穹和云雾林,一路铺展,还有外海远处一排排的轮船,底下是水和浮光。如果有一些地方极具电影感,必须开车经过看才觉得漂亮,那就是这里了,让我感觉自己正在进入一座繁华都城。

26 年前,我不顾爸妈的反对,从一家国有银行跳槽到进驻上海不足 4 年的招商银行,在徐家汇支行工作。那时候,作为首家入沪的异地股份制商业银行,我们当时刚在上海站稳脚跟,知名度不高,零售业务只能算是蹒跚起步,市民开银行卡,大多还是选择国有银行。

就是这时,一张神奇的卡片出现了。它就是我们招行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借记卡——一卡通。你也许会说,不就是一张普通的银行卡吗?神奇在哪里呢?

当时,“现钞+存折”是老百姓最主流的支付方式,随着政策开放和科技发展,“刷卡支付”才逐渐被国人接受。为解决长期以来储户携带多本存折不方便且缺乏安全保密性的难题,招行在业内首推“存款凭证卡”,也就是“一卡

通”,将客户号这个先进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市场,一举取代了传统的存折,掀起了中国储蓄服务方式的一场革命。但是,人们一开始对此并不太能接受。“存折上数字清清楚楚,看着放心,卡里到底有钱没钱,我哪能晓得!”这是我面临的最大的诘问。再加上我们网点少,“一卡通”本身的功能也有限,推广特别困难。所以刚进去不久,我就跟着师傅挨家挨户“扫楼”“练摊”。一次次被拒绝让我深深地感受到,把一个新生事物植入别人的大脑是多么不容易。

不过,我当时的领导最喜欢说:“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!”我们每周上街宣传一次,每两周举行一次大

型宣传抽奖活动。1998 年,还开展了以“穿州过省、一卡通”为主题的服务推广活动,所有同事不分岗位齐上阵,摆摊开卡,风雨无阻。招行一卡通的巨型车身广告也随处可见,连我们单位的几部中巴车也印满了,满大街跑。我敢说,你们这个样子,哪像在银行里做事的样子,跟人家搞推销的有啥区别!

我们把“摊头”摆进了地铁站,“地下开卡”的新潮流就是我们引领的;我们把在沪高校作为主要宣传阵地,每天开不到 100 张卡不收摊;回到单位,我们每人还要领 50 张信封带回家,逐一填写地址给客户寄信,介绍卡片功能,提醒客户尽快激活使用;加入银联后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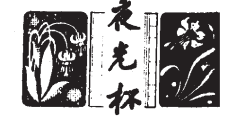
沪上很多商店不认“一卡通”,我们就两人一组,到最繁华的商业街向每位收银员一一介绍“能为我们招行的卡测试一下网络吗?”……

而奇迹,也在光阴不知不觉的流逝中诞生了:招行从最开始的无人问津,发展成为现在的业内翘楚。其实,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奇迹呢?不过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而已。相逢是缘,相守为幸。也许,对于别人而言,眼前的“一卡通”就是一张普通的银行卡,于我,却是与招商银行相知相伴始终未曾褪色的青春啊。

十日谈

有招更有为 责编:刘芳

26 年前来这座城市念大学,觉得自己仿佛东渡扶桑。



(篆刻) 王鸿定